

高低自我监控者在不同互动情境中的被洞悉错觉*

胡金生^{1,2} 杨丽珠¹

(¹辽宁师范大学心理系,大连 116029) (²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用 Snyder 的自我监控量表,从大学生中筛选出典型高低自我监控者。要求他们不动声色地喝下 1 杯醋和 4 杯水,而后,让观众根据他们的表现去辨别饮料的味道,并让被试预测可能猜中的人数。在实验 1 中,被试和观众以录像为媒介间接的互相推测;在实验 2 中,被试和观众现场直接的互相推测。两个实验都包括高低自我监控者各 21 名。实验结果表明,自我监控水平对被洞悉错觉有明显的影响,在直接和间接两种互动情境中,低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都比高自我监控者强烈。互动情境对高自我监控者有明显的影响,在间接的互动中,高自我监控者出现了明显的被洞悉错觉;而在直接的互动情境中,低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依然非常明显,高自我监控者则趋于消失。

关键词 被洞悉错觉;自我监控;互动情境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透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搜集自我相关信息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导师如何评价自己的科研能力、自己的意中人是否也喜欢自己、自己的隐私是否无意中透漏给了别人。为了避免直接去询问对方可能带来的尴尬,人们经常会去推测别人在多大程度上洞悉了自己内心不易被觉察到的感受或想法。Gilovich 及其合作者(1998)的实验表明:尽管人们会竭力避免把不想为人所知的信息透漏给别人,也会尽可能客观地去推测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但他们仍然倾向认为自己语言的掩饰、表情的伪装和负罪感的逃避能被人看穿,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由于过高的估计别人对自己的洞悉水平而产生的被“看透”的错误知觉被称为被洞悉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被洞悉错觉是人们在知觉过程中,由于主客体的特殊性或某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产生的与客观现实不相符的知觉结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不对称的研究。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的关系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始于 Cooley 的“镜

像自我”(looking glass self)概念,Bem 关于“自我知觉”(self perception)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的差异(Pronin, Gilovich & Ross, 2004)。而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不对称的思想和偏向知觉(perception of bias)的结合,还奠定了偏向知觉非对称性研究的基础,并使后者成为社会心理学中倍受关注的领域(张玮,佐斌,2007)。

被洞悉错觉的研究不仅是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不对称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这种不对称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更为动态的描述。在 Gilovich 及其合作者(1998)的研究之后,被洞悉错觉在非常广泛的领域被证实:在简单智力测验中,人们会明显夸大自己人格信息的流露程度(Vorauer & Ross, 1999);在谈判过程中,被试过高估计了自己想法的透露程度(Van Boven, Gilovich & Medvec, 2003);在演讲过程中,被试也会夸大自己紧张感受的泄露程度(Savitsky & Gilovich, 2003)。即使在亲密关系中,被洞悉错觉不仅不会被削弱,反而会被加强,这是因为他们都坚信对方非常了解自己,也能轻易洞悉自己深层次的感受,这会导致更为强烈的被洞悉错觉(Vorauer & Cameron, 2002)。不少研究发现,被洞

收稿日期:2008-03-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8JAXLX008);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类)项目(BBA080048);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JG08DB017)。

通讯作者:杨丽珠, E-mail: yanglizhu163@163.com; 胡金生, E-mail: hu_jinsheng@126.com

悉错觉似乎并不只局限于对不想为人所知信息泄漏程度的推测。在夫妇或恋人之间,即使想把诸如爱、嫉妒和后悔等内心感受准确地传达给对方时,也同样存在被洞悉错觉(Kamada,2007)。

在影响被洞悉错觉的因素中,探讨情境变量和个体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Vorauer 和 Cameron (2002)研究了文化自我观念和交往时间对被洞悉错觉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交往时间的长短,倾向相互依存的个体都比倾向相互独立的个体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被洞悉错觉。他们认为,即使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集体主义倾向高的个体,被洞悉错觉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被加强,这是因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人我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自我和他人的表象多有重叠,这种“一体化”的倾向导致他们对别人的评估更自信,也会夸大别人对自己的理解程度。被洞悉错觉还得到了一些跨文化样本的支持:Kamada (2007)采用 Gilovich 等学者的研究程序证实,在日本大学生身上,也存在被洞悉错觉;Endo (2007)研究发现,在面对陌生公众做自我介绍时,日本大学生会明显的夸大观众对自己紧张体验的评估水平;Takeda 和 Numazaki (2007)的研究也发现,在亲密关系中,日本被试的被洞悉错觉会被加强。

就其功能而言,一方面,适度的被洞悉错觉可能具有一定的适应价值。在进化心理学的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看来,人们的许多偏见都具有进化的根源,偏见的方向取决于它们所具有的适应价值(Haselton & Buss,2000)。在人际互动中,高估他人对自己的洞悉水平会比低估更具适应意义。对一般人而言,适度的被洞悉错觉可能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它可以防止把不想为人所知的信息透漏给别人,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非议(Kudo,2007)。另一方面,严重的被洞悉错觉则有可能成为人际互动的障碍,甚至会导致自我泄露感(feeling of self-leakage)的产生,成为抑郁、社交焦虑、妄想等精神疾患的病理机制。Sasaki 和 Tanno (2003,2005)的系列研究表明:容易诱发被洞悉错觉的心理事件包括对异性的好感、期待赞赏等比较积极的事件;也包括诸如口臭等不清洁事件、假装镇静等伪装事件、撒谎等违背道德的事件和自己能力不足的暴露等比较消极的事件。自我泄露的认知会招致诸多负性体验:报告害羞、不快、后悔、焦虑被试的比例依次为 25.8%、19.2%、8.4%、5.6%。自我泄露不仅伴随有相当强烈的痛苦体验,还与自我保护倾向、被害感受、猜疑倾向有显著的正相关。

被洞悉错觉描述了自我知觉和他人知觉之间的不对称,它说明尽管人们会努力去采择他人的观点,但仍然难以摆脱自己立场的束缚,做出具有自我中心性的推测。理论上,被洞悉错觉所反映的是与他人认识有关的元认知方面的偏差。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是由 Snyder 发展出的概念,是用来描述个体元认知的重要指标,其核心是要反映在构建期望的社会印象中,印象管理的个体差异(Gangestad & Snyder,2000)。Snyder (1974)认为,社会行为方式的选择依赖两类信息,一类是关于特定情境中如何表现才适宜的信息;一类是关于内部状态、个人特点和社会态度的信息。高自我监控者重视前一种信息,忽视后一种信息。他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关注社会适宜性;在社会情境中对他人的表情和自我呈现敏感;使用这些线索作为监控和管理自我呈现以及表情行为的指南(肖崇好,2005a)。因此,理论上不难预期:被试自我监控水平的高低,不仅可能影响到他们在公开场合中的自我呈现及相关感受,还可能左右他们对观众辨识水平的预测。

就被洞悉错觉的研究内容而言,尽管研究者已经涉及到了撒谎、想法、偏好、人格特征、罪恶感、紧张、对异性的好感等广泛的研究领域,但基本的研究范式均未脱离 Gilovich 等(1998)的研究框架,即以自己预测观众的洞悉水平和观众的实际推测水平的差异作为被洞悉错觉的指标。例如,在 Gilovich 等的研究中,他们要求被试不动声色地喝下普通的和有异味的两种饮料,并用录像记录他们的表现,然后,让被试预测别人看到自己的录像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识别两种饮料。最后,让一些观众根据录像去推测,记录他们实际的推测水平。被试的预测水平和观众实际推测水平之差就是被洞悉错觉的指标。

在此类研究设计中,被试和观众的“互动”是以录像为媒介的,在这种间接的互动中,被试和观众并未发生实质的相互作用,被试也无法根据现场即时的情境信息动态地调节对观众洞悉水平的推测,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表现和感受去预测猜中的人数,即使偏好使用情境线索的高自我监控者,也被置于只能根据自我相关线索进行推测的境地,这可能会高估他们的被洞悉错觉。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本研究拟考察在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高低自我监控者被洞悉错觉的差异。并进一步假设,相对于以录像为媒介的间接互动,在更具生态性的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观众无意识的反应等情境线索的出现,会降

低偏好运用这些线索的高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

2 实验1 间接互动中的被洞悉错觉

用 Gilovich 及其合作者(1998)的“饮料识别”实验程序,要求观众看录像识别不同味道的饮料,而监控组被试则在没有任何观众信息的情况下去预测这些假想观众猜中的人数。鉴于高低自我监控者在自我印象管理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的不同,本研究预期,相对于低自我监控的个体,高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较弱。

2.1 方法

2.1.1 被试 高低自我监控者各 21 名,男生 19 名,女生 23 名;观众 40 名,为自愿参加本研究,不熟悉监控组被试的男女各 20 名本科生。

2.1.2 实验材料 一次性白色纸杯若干;贴在纸杯上的标号纸若干(号码为 1~5);无色的白醋和矿泉水若干;计量用量杯 2 个;SONY 硬盘摄像机一台。

2.1.3 实验程序 对自愿参加本研究的 143 名本科生,团体施测 Snyder 的自我监控量表。该量表由李峰等(1992)翻译成中文,包括 25 个项目,得分范围为 0~25 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r = 0.78$;量表总分与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公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和外向性分量表(MPI-E)的相关分别为 $r = -0.33$ 、 $r = 0.38$ 、 $r = 0.50$ (Iwabuchi, Tanaka & Nakazato, 1982)。根据量表测量结果,把得分大于 15 分的被试作为高自我监控者,低于 9 分的作为低自我监控者(宋广文,陈启山,2003)。1 周后,从两个极端组中各随机抽取 21 名参加录像实验。

要求监控组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实验准备室,在获得他们同意的基础上,逐一进入实验室录像。指导语是:“在桌子上,有 5 个带有编号的纸杯,里面装了不同味道的饮品,请你按 1~5 的顺序依次喝下,每杯要分 2 口喝,喝第一口后要品尝 2 秒钟再喝第二口,请尽量喝完。无论喝到什么味道的饮料,都要尽量控制表情,不动声色,喝的时候不要遮住脸,也不要低头,请尽量正视摄像机镜头。”另外,所有饮品用量杯统一容量,装醋的纸杯在 5 个杯子中呈现的顺序也是随机的。录完像后,请每个被试预测:如果让 10 个陌生人根据你的录像去判断哪个杯中掺了醋,有几个人能猜中?而后,请被试进入另外一个房间,不能与未录像的被试交流。

把 42 名被试的录像和 40 名观众都随机分为 4

组,其中,录像被试每组 10 或 11 人;观众每组 10 人,按小组随机匹配录像和观众。而后,请每组观众一起看对应小组的录像,根据每个录像者的表现推测装不同味道饮料纸杯的编号,并事先承诺,推测成绩排名前 3 名的有小礼物赠送。小组内部录像的播放是随机的,播放完一个人的录像后,暂停播放,评定完后再播放下一个人的录像。观看录像的地点是安静的多媒体教室,录像用带大屏幕的投影仪播放,评定过程中,严禁相互交流。

2.2 结果与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 SPSS 11.5 for Windows 进行管理和分析(下同)。

对自我监控高低分组的自我预测和实际推测比较表明(见图 1):无论是高监控组还是低监控组,被试均存在显著的被洞悉错觉。其中,高监控组的自我预测和实际推测差异显著($M_{\text{自我预测}} = 4.19$, $SD_{\text{自我预测}} = 2.27$; $M_{\text{实际推测}} = 3.24$, $SD_{\text{实际推测}} = 2.55$; $t(20) = 2.09$, $p < 0.05$);低监控组的自我预测和实际推测差异也非常显著($M_{\text{自我预测}} = 5.86$, $SD_{\text{自我预测}} = 2.97$; $M_{\text{实际推测}} = 3.48$, $SD_{\text{实际推测}} = 3.39$; $t(20) = 4.72$,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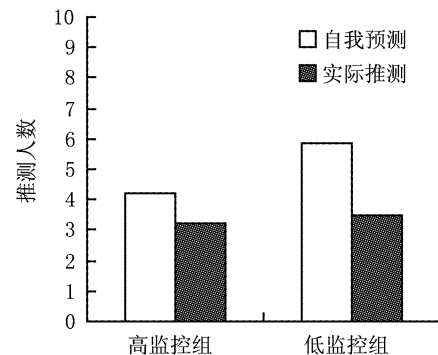


图1 自我监控分组的被洞悉错觉

用观众的实际推测与自我预测之差作为被洞悉错觉强度的指标,结果表明(见图 2),低监控组被洞悉错觉的强度明显高于高监控组($M_{\text{高分组差异}} = 0.95$, $SD_{\text{高分组差异}} = 2.08$; $M_{\text{低分组差异}} = 2.38$, $SD_{\text{低分组差异}} = 2.31$; $t(40) = 2.11$, $p < 0.05$)。

3 实验2 直接互动中的被洞悉错觉

用与实验 1 基本相同的“饮料识别”实验程序,不同的是被试和观众的相互推测不再以录像为媒介,而是让他们面对面的直接互动。鉴于高低自我监控者运用情境线索的个体差异,本研究预期,观众无意识的反应等情境线索的出现,会降低偏好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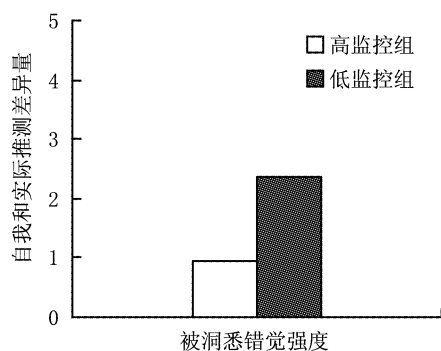


图2 自我监控分组被洞悉错觉的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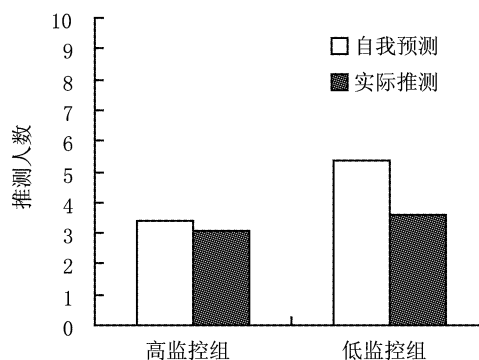


图3 自我监控分组的被洞悉错觉

这些线索的高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而低自我监控者可能并不太注意这些线索,其被洞悉错觉仍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3.1 方法

3.1.1 被试 用实验1的方法,从176名本科生中遴选出自愿参加本实验的极端自我监控被试,从中随机抽取了高低自我监控者各21名,男生17名,女生25名,1周后参加实验。另外,从其他院系随机选取自愿参加本研究,不熟悉监控组被试的观众40名,男女各半。

3.1.2 实验程序 与实验1不同的是:不以录像为媒介,而是让观众和被试现场面对面(距离约2m)的相互推测。对观众的指导语是:“你们对面的同学将依次喝下5杯饮料,其中有1杯的味道不同于其他,请每位同学根据他们的表现选出它的编号,评定过程中请尽量保持平静,不能相互交流,推测成绩排前3名的将有小礼物赠送”。监控组被试喝完饮料后,进入另一个房间,请每个被试预测10名观众会有几人猜中。而后,逐一访谈他们在实验过程中的感受及使用的推测线索。

3.2 结果与分析

对高低监控组的自我预测和观众实际推测的比较表明(见图3):不同于实验1的结果,高监控组的自我预测和实际推测差异不显著($M_{\text{自我预测}} = 3.43$, $SD_{\text{自我预测}} = 1.89$; $M_{\text{实际推测}} = 3.05$, $SD_{\text{实际推测}} = 2.52$; $t(20) = 1.04$, $p > 0.05$),表明被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被洞悉错觉;而低监控组的自我预测和实际推测差异非常显著($M_{\text{自我预测}} = 5.38$, $SD_{\text{自我预测}} = 2.01$; $M_{\text{实际推测}} = 3.62$, $SD_{\text{实际推测}} = 2.50$; $t(20) = 3.99$, $p < 0.001$),表明其被洞悉错觉依然很强烈。

用观众的实际推测与自我预测之差作为被洞悉错觉强度的指标,结果表明(见图4),低监控组被洞悉错觉的强度仍然明显高于高监控组($M_{\text{高分组差异}} =$

0.38 , $SD_{\text{高分组差异}} = 2.02$; $M_{\text{低分组差异}} = 1.76$, $SD_{\text{低分组差异}} = 1.69$; $t(40) = 2.40$, $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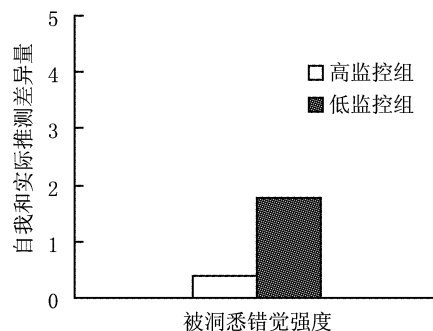


图4 自我监控分组被洞悉错觉的强度

对访谈结果的分析表明:高监控组有8人(38.1%)报告采用了他人导向线索,即依据观众的反应(点头、微笑、调整坐姿等)线索预测猜中的人数。其中,有3人(14.3%)报告采用了主动误导策略,例如,“我吃醋的时候观众都面带微笑,喝剩下的几杯时,我就故意做出了更难喝的表情”。低监控组有19人(90.5%)报告采用了自我导向线索,即依据自己感受到压力的强弱、表情控制的优略、速度是否有变化等自我相关线索预测猜中的人数,只有2人(9.5%)报告注意到了观众的反应。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我监控水平对被洞悉错觉有明显的影 响,在直接和间接两种互动情境中,低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都比高自我监控者强烈。互动情境对高自我监控者有明显的影 响,在间接的互动中,高自我监控者出现了明显的被洞悉错觉;而在直接的互动情境中,低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仍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高自我监控组则趋于消失。

在本研究中,高低自我监控组被试分别在两种情境中接受了一样的实验处理,其主要差别在于自

我监控水平的不同。因此,我们推断,是被试的自我监控水平以及相关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两组被试被洞悉错觉强度的不同。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会影响到他们印象管理的水平、印象管理行为的选择和具体的印象管理效果(刘娟娟,2006)。Snyder(1974)认为,典型高自我监控的个体具有发展得较好的自我呈现技能,他们关心其行为的社会适宜性,对别人的表情以及自我呈现非常敏感,并偏好使用这些线索作为监控其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指南。与高自我监控者相比,低自我监控者对社会信息不敏感,其自我呈现和表情行为受内在情感状态和态度控制。在对 Snyder 的自我监控量表的诸多研究中,强调表演(acting)、外向(extroversion)和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ness)三因素的研究也最为常见(肖崇好,2005b)。因此,高低自我监控者自我呈现能力和倾向的综合差异,不仅有可能影响到被试实验中的自我呈现和主观感受,也会左右他们对观众的推测。

具体而言,在实验 1 中,因为缺乏其他互动线索,无论自我监控的高低,被试只能根据自己感受到压力的强弱、表情控制的优略、速度是否有变化、付诸努力的程度等自我相关线索预测猜中的人数。从实验 1 的情境来看,被试要在摄像机的监控下,喝下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白醋,而且还要装作若无其事,这对所有被试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压力事件。面对情境压力,高低自我监控者反情境压力的强化价值可能有很大的差异,高自我监控者注重情境信息,反情境压力的强化价值对他们来说是很小的;低自我监控者注重自我状态等内部信息,对他们而言,反情境压力的强化价值较大(李锋,张德,张宇莲,1992)。因此,可以推测,相对于低自我监控者,高自我监控者更有可能迎合主试的要求,付出更大的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这种努力的感觉可能会使他们对自我的表现更为自信。这种倾向在实验的预测阶段也有所表现,在实验 2 中,有 38.1% 的高自我监控者不仅积极地捕捉微弱的情境线索,而且还有 3 名被试使用了主动误导策略。

就刺激本身而言,虽然两组被试面对的物理刺激并无差异,但他们主观感受到的冲突可能并不相同。高自我监控者具有较强的他人倾向,能够迎合主试和情境的期待,对他们来说按照指导语行事并不会产生强烈的冲突。低自我监控者则不同,他们习惯于在各种情境下都表现出真实的感受,他们有一个原则性自我,其行为在不同情境中也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宋广文,陈启山,2003),对他们来说,遵照要求去掩饰表情可能会令他们左右为难。在风险决策理论看来,低焦虑者更加看重成功的可能性,他们宁愿冒更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高焦虑者则更加重视失败的可能性,他们会把自己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宁愿保守一些,也不愿冒他们认为比较大的风险(刘霞,潘晓良,1998)。因此,相对于高自我监控者,低自我监控者更为强烈的内在冲突,有可能促使他们做出更为保守的预测,倾向夸大观众的推测水平。

在实验 1 中,被试预测阶段所设定的任务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与观众有关的线索。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是,面对模糊的预测情境,被试更有可能启动以往相关的经验帮助自己预测。对于高自我监控的个体,他们以往成功的控制经验会使他们相信这次自己控制的也不错;而低自我监控者可能会相信以往自己并不能很好的伪装,这次可能也不例外,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去夸大观众的推测水平。

有研究者认为,被洞悉错觉的产生与锚定点的确定及其调节效果(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effect)有关,其理论解释是:人们在做出判断时,会先设定解释相关信息的基准(锚定点),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得出最后结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判断者的调整并不充分,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和自己的观点非常接近(Tversky & Kahneman, 1974)。与此类似,人们在推测他人对自己的洞悉水平时,也倾向认为,别人不可能像自己一样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自身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人在推断自己有关的信息时就会大打折扣。他们会以这一假设为基准,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但这种调整也经常是不充分的,结果是在推测他人洞悉水平时,不免带有自我投射的色彩,做出与自我感受水平接近的推测,从而高估了他人的洞悉水平(Gilovich, Savitsky & Medvec, 1998)。

在实验 2 中,高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趋于消失,可能和锚定点的调整有关。在实验 1 中,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情境信息,被试只能把自己的感受作为预测的锚定点。而在实验 2 中,观众无意识点头、微笑和调整坐姿等情境信息的出现,可能会使高自我监控者把观众的反应作为预测的参照点,因为,观众的反馈信息是比自己的感受更为直接的推测线索。这既可能真的会改善他们预测的准确性,也可能只是改变了他们对自己表现的信心。在实验 2

中,高自我监控者运用情境线索的人数远高于低自我监控者的访谈结果支持了上述推测。

相对于高自我监控的个体,在实验2中,低自我监控者可能仍然主要关注于自己内在的感受,很少有被试注意到观众的反应,这可能是他们的被洞悉错觉仍然维持了高水平的另一个原因。Tabata (2006)研究发现,自我关注程度和观点采择技能是影响被洞悉错觉强度的两个重要的因素,过度的自我关注会强化个体的被洞悉错觉,而高度发展的观点采择技能则会削弱被洞悉错觉。Vorauer 和 Ross (1999)也发现,在强化被试自我关注程度的实验条件下,诱发了更为强烈的被洞悉错觉。她们认为,这是因为相对于情境导向的个体,过度自我关注的人更容易沉湎于自己的感受,不太注意他人或情境信息,这种倾向容易导致他们做出更具自我中心性的推测。

探讨个体的被洞悉错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首次探讨了自我监控对被洞悉错觉的影响,证实在两种情境中,低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都比高自我监控者强烈。同时也发现,相对于直接互动的情境,西方学者以录像为媒介的实验程序可能会高估高自我监控者的被洞悉错觉,因为他们更容易受互动情境制约,在更具生态性的直接互动中,其被洞悉错觉也趋于消失,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注意到的。此结果对于研究中国人的被洞悉错觉及相关的跨文化比较可能有一定的启示。例如,许烺光的“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理论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都在强调,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比西方人有更高的情境依存性。也有研究主张,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具有高自我监控的特点(杨中芳,高尚仁,1991)。假如这些观点成立,那么,在测量被洞悉错觉时,相对于直接互动情境,如果直接套用西方学者间接互动情境,可能会高估中国人的被洞悉错觉。

参 考 文 献

- Endo, Y. (2007). Social nervousness in a self-introduction situation and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 53-62.
- Gangestad, S. W., & Snyder, M. (2000). Self-monitoring: Appraisal and Reappraisal. *Psychology Bulletin*, 126, 530-555.
- Gilovich, T., Savitsky, K., & Medvec, V. H. (1998).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Biased assessment of others' ability to read one's emotional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332-346.
- Haselton, M. G., & Buss, D. M. (2000). 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bias in cross-sex mind rea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1-91.
- Iwabuchi, C., Tanaka, K., & Nakazato, H. (1982). A study of the self-monitoring scale.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3, 54-57.
- Kamada, A. (2007). Occurrence and anchoring effect for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in Japanese.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 78-89.
- Kudo, E. (2007). Meta-perceptual bia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n examination of a social norm explanation for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between friend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 63-77.
- Li, F., Zhang, D., & Zhang, Y. L. (199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us of control and Self-monitoring in predicting responses to situational pressure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 261-266.
- [李锋,张德,张宇莲。(1992)。心理控制源和自我监控在预测中的交互作用。《心理学报》3, 261-266。]
- Liu, J. J. (2006). Commentary o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ive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y Science*, 14 (2), 309-314.
- [刘娟娟。(2006)。印象管理及其相关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 14 (2), 309-314。]
- Liu, X., & Pan, X. L. (1998). The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risky decision tasks. *Psychology Science*, 21, 25-28.
- [刘霞,潘晓良。(1998)。风险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心理科学》21, 25-28。]
- Pronin, E., Gilovich, T., & Ross, L. (2004). Objectivity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divergent perception of bias in self versus others. *Psychology Review*, 111, 781-799.
- Sasaki, J., & Tanno, Y. (2003). The structure of situations that elicit the feeling of self-leakage. *Japan Society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11 (2), 99-109.
- Sasaki, J., & Tanno, Y. (2005). The factor that leads egorrhea symptom to distress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76, 397-402.
- Savitsky, K., & Gilovich, T. (2003).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alleviation of speech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618-625.
- Snyder, M. (1974). Self-monitoring of exp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526-537.
- Song, G. W., & Chen, Q. S. (2003). The influence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change of attitude after forced compli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5, 397-403.
- [宋广文,陈启山。(2003)。印象整饰对强迫服从后态度改变的影响。《心理学报》35, 397-403。]
- Tabata, N. (2006).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sity of a sense of transparency: A study of attention to self and other perspective taking.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Social Psychology*, 22 (1), 19-32.
- Takeda, M., & Numazaki, M. (2007).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s intimacy on two type of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in an attempt to convey one's internal experience.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3 (1), 50-70.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85, 1124-1131.

- Van Boven, L., Gilovich, T., & Medvec, V. H. (2003).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in negotiation. *Negotiation Journal*, 19, 117-131.
- Vorauer, J. D., & Cameron, J. J. (2002).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Does collectivism foster transparency overesti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344-1352.
- Vorauer, J. D., & Ross, L. (1999). Self-awareness and feeling transparent: Failing to suppress one's sel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 415-440.
- Xiao, C. H. (2005a). Reconceptuation of self-monitor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y Science*, 13 (2), 186-193.
[肖崇好. (2005a). 自我监控概念的重构. *心理科学进展* 13 (2), 186-193.]
- Xiao, C. H. (2005b). An appraisal of the self-monitoring theory. *Psychology Science*, 28, 1010-1013.
[肖崇好. (2005b). 自我监控理论评价. *心理科学*, 28, 1010-1013.]
- Yang, Z. F., & Gao, S. R. (Eds). (1991). *Chinese and their psychology: Chapter of personality and society*. Tai Bei: Yuan Liu Press Company.
[杨中芳,高尚仁编. *中国人·中国心—人格与社会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Zhang, W., & Zuo, B. (2007). "The onlooker sees the game best?" Divergent perception of bias in self versus others. *Advances in Psychology Science*, 15, 695-701.
[张玮,佐斌. (2007). "旁观者清"还是"旁观者不清"?——偏向知觉的非对称性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5 (4), 695-701.]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between Individuals of High and Low Self-Monitoring

HU Jin-Sheng^{1,2}, YANG Li-Zhu¹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between high and low self-monitoring individuals in reference to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of "drinks recognition" by Gilovich, Savitsky, and Medvec (1998).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1) the differences i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mong the high and low self-monitoring individuals has influence on the strength of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with a stronger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being demonstrated in low self-monitoring individuals than high self-monitoring individuals; 2) in face-to-face interactive situa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audience, subjects with a high level of self-monitoring will show a stronger tendency to focus on subtle feedback from the audience, which may reduce their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Two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examine these hypotheses. A total of 42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experiment 1. Subjects that scored over 15 on the Self-Monitoring Scale (Snyder, 1974) were placed in the high self-monitoring group, and those scored under 9 were placed in the low self-monitoring group. The subjects were required to drink 5 cups of liquids (one of them was vinegar and the rest were water) without revealing the clues of the liquid types from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The drinking process was videotaped and shown to the audience who were requested to tell vinegar from water on the basis of the subjects' facial expressions. The subjects were also asked to estimate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rrect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vinegar and water that would be made by the 10 audience members. In experiment 2, the procedures and number of subjects were the same as experiment 1, except that the subjects performed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instead of being videotaped.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low self-monitoring subjects showed a higher level of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than that of the high monitoring subjects. In comparison to the videotaped experiment, the individuals characterized as high self-monitors showed a further decline in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in face-to-face situations.

Possible explanations that the high self-monitoring group had a low level of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high self-monitoring group, in comparison to the low self-monitoring group, might have tried harder to control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herefore may have experienced a lower level of anxiety. This could be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participants were more confident about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An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participants were willing to take higher levels of risks regarding judgment. A final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se participants observed the reaction of the audience in the face-to-face situation.

Key words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self-monitoring; interactive situation